

## 世相一笔

风声、雪声、心跳声，都是哨声。

## 山口不能哑

■马庆民

新兵陈星抵达昆仑山口的哨所时，高原反应让他吐了起来。班长赵红旗是一名黑瘦的中士，话不多，递过来一杯葡萄糖水。

“山上最难熬的不是高原反应，是静。”赵红旗说。

陈星很快明白了班长这句话的含义。被雪山环抱的哨所只有12个人，每天的生活像复印出来的一样：巡逻、训练、维护设备。耳边的声响常常只有风声和对讲机里的电流声。

周五是装备维护日，陈星被安排去整理仓库。在角落的旧木箱里，他翻出一个老式铁皮哨子。

“那是哨所第一任班长留下的。”赵红旗不知何时出现在仓库门口，“那时没有对讲机，巡逻靠吹哨联络。”

陈星好奇地想吹一下，赵红旗摆摆手：“坏了，吹不响的。”

陈星还是偷偷试了——果然，一点声响都没有。

陈星第一次参加巡逻返回途中，暴风雪突如其来，能见度不足5米，对讲机里全是杂音。赵红旗随即带大家找到岩缝躲避。随着体温逐渐流失，陈星开始感到困倦，想闭眼睛睡觉。

这时，陈星好像听到哨声。他猛地清醒，跟随队伍向哨声的方向移动。狂风卷着雪粒，疯狂抽打着岩石。在赵红旗的协助下，陈星费力地爬上山脊，慢慢回到哨所。

陈星发起高烧。昏沉中，他感觉自己又听到了哨声，时远时近。赵红旗整夜守在床边，给他换了好几次毛巾。

“班长，你听到哨声了吗？”陈星迷迷糊糊地问。

赵红旗的手顿了一下：“那是风声，你赶紧好好休息。”

康复后，一次帮厨时，陈星忍不住向炊事员老杨打听那个铁皮哨子的故事。老杨是哨所最老的兵，在山口待了14年。

老杨擦了擦手，望向窗外的雪山：“第一任班长叫李大山。那年大雪封山，补给断了，他带领5名战士走了两天两夜，下山取粮。返回时风雪太大，把小队都吹散了。为了让战友能找到回来的路，他站在风口吹了一夜哨子。”

“后来呢？”

老杨声音很轻：“李班长带着5名战士和补给，安全回到哨所。退役离开前，李班长把哨子交给副班长，说‘山口不能哑’。”

山口不能哑——陈星似懂非懂。那年除夕，哨所收到新式无线电设备和定位设备。指导员说，以后联络更方便了，旧仓库要整理出来做储藏室。

整理时，陈星看见赵红旗小心翼翼地把旧木箱放到新架子上，里面装着损坏的零件、旧地图，还有那个铁皮哨子。

“班长，这个哨子还要留着吗？”

赵红旗说：“要好好珍藏。李大山班长说‘山口不能哑’，不是指哨声不能停，而是守护这片土地的人，精神不能垮。只要这儿还有咱们的岗哨，魂就得在这儿醒着。风声、雪声、心跳声，都是哨声。”

那一刻，陈星懂得了这些“像哨声的声音”。那不是幻听，是深植军人骨子里的警觉，是前辈用生命刻进这座山的记忆。

年后，陈星被派往海拔更高的观测点。新观测点只有两个人，更孤独，也更安静。第一个夜晚，陈星站在星空下，听着从未停止的山风。忽然，他微笑起来——在风的间隙里，他清楚地听到了哨声，清脆、明亮。

## 野菜的功能

群山向这里聚拢  
野草向这里聚拢  
大树下，铺开一双双眼睛  
扎着绑腿、脚穿草鞋的他  
向红军投课，野菜的功能

他手举一株株野菜  
在阳光里闪耀，在士兵心中跃动  
这是长征中的一课  
是识别生与死的符号  
它系着几万人的生命

雪山、大河、草地  
危险、疲惫、劳顿  
已呈现在朱德总司令的眼前  
保全一名士兵  
就是保全一粒革命的火种  
他把战略战术揉进一株株野菜  
辨别野菜的良莠  
成了行军中的重中之重

朱总司令，担当了教授  
他讲野菜的形状、颜色  
哪些可以吃，哪些危及生命  
红军战士暗暗记下  
像接过总部的指示  
接受总攻的命令

## 马粪堆里的青稞

旷野里，风扫过草丛中  
几十双眼睛  
粮袋已翻过三遍，没有一粒  
炊事员从远处踉跄走来  
伸开干瘪的手掌，一无所获  
“粮食！粮食！粮食在哪里！”

## 国防纪事



春色四合，在浙江省嵊泗县最北端的孤岛上，耸立的一座灯塔亮了。光刃切开沉沉夜幕，引导远洋轮船、军舰与渔船进出上海、宁波、舟山诸港。海面之上，行船如织。

这座灯塔，叫花鸟灯塔。那年夏天，我搭船穿过一座座岛屿，抵达这里。花鸟岛，因形状犹如一只飞翔的鸟而得名。船靠码头，前来迎接的是曾经的守塔兵小张。跟着他的脚步，我踏上蜿蜒的山间小径。

站在高处极目远眺，整座小岛被碧蓝的海水温柔环抱。岛屿中部狭长地带，一幢幢民居依山而筑，白墙灰顶，错落有致。小张告诉我，岛上的花鸟灯塔，又称“远东第一灯塔”。它建于1870年，塔高16.5米，灯光射程24海里，宛如悬于夜海的一盏天灯，默默守护着这片航道。

走近灯塔，圆柱形的塔身黑白相间，塔顶的风力指向迎风而立。沿铁制扶梯盘旋而上，塔顶之下是一圈玻璃幕墙，中央安放直径近两米的水晶牛眼透镜。透镜匀速旋转，向茫茫大海投去光亮。小张指着旋转装置

“后来呢？”

老杨声音很轻：“李班长带着5名战士和补给，安全回到哨所。退役离开前，李班长把哨子交给副班长，说‘山口不能哑’。”

山口不能哑——陈星似懂非懂。那年除夕，哨所收到新式无线电设备和定位设备。指导员说，以后联络更方便了，旧仓库要整理出来做储藏室。

整理时，陈星看见赵红旗小心翼翼地把旧木箱放到新架子上，里面装着损坏的零件、旧地图，还有那个铁皮哨子。

“班长，这个哨子还要留着吗？”

赵红旗说：“要好好珍藏。李大山班长说‘山口不能哑’，不是指哨声不能停，而是守护这片土地的人，精神不能垮。只要这儿还有咱们的岗哨，魂就得在这儿醒着。风声、雪声、心跳声，都是哨声。”

那一刻，陈星懂得了这些“像哨声的声音”。那不是幻听，是深植军人骨子里的警觉，是前辈用生命刻进这座山的记忆。

年后，陈星被派往海拔更高的观测点。新观测点只有两个人，更孤独，也更安静。第一个夜晚，陈星站在星空下，听着从未停止的山风。忽然，他微笑起来——在风的间隙里，他清楚地听到了哨声，清脆、明亮。

## 长征叙事（四首）

■峭岩

心脏已撞不响胸膛

这是一支长征中的队伍  
雪山之寒峻，泥泽之艰难  
没有征服他们的骁勇  
可是，粮食  
狠狠卡住了红军的喉咙  
是谁，惊喜地喊道  
“班长，你看这是什么”  
他双手捧着一块干透了的马粪  
藏着一粒粒青稞  
像发现了宝贝  
人人心中升腾起生命之火

于是，战士们四处散开  
新的作战队形牵引着一双双眼睛  
从马粪里搽出一粒粒青稞  
不亚于俘虏一个个敌兵

这些青稞  
让生命之帆重新启航  
咀嚼着革命的味道  
心中扬起早春的绿意

## 箭头指引的方向

九十多年前的七月  
长征的脚步甩掉大渡河、夹金山  
那滔天的涌浪，奇寒的冰雪  
战马停在四川西北部的毛儿盖  
一道严峻的命题摆在面前  
过草地，北上  
毛泽东在木楼的房间里踱步  
眼前闪过草地阴险毒辣的面孔  
为了躲过敌兵的围追堵截  
红军必须迅速走过草地  
向北进军

藏族通司知道

毛儿盖以北的松潘草地  
是渺无人烟、方向莫辨的茫茫泽国  
八月，正是多雾、多雨、多雪的季节  
野兽也不去觅食  
鸟儿也不去飞翔  
红军将士站在草地的边缘  
紧了紧腰带，“过！”  
于是，红星闪耀大地和苍穹

过草地的粮食在哪里  
那些野菜、草根、羊皮物件  
已列入待用的名册  
每逢岔路  
先头部队会插上一个个简易路标  
上面刻着“由此前进”  
并附有箭头  
引导红军胜利向前

一个个箭头  
指向草地的深处  
红军将士知道  
向着箭头指引的方向走  
就是胜利，就是曙光  
风刮过瘦弱的身躯，顶得住  
雪漫过瘦弱的身躯，压不倒  
你搀，我扶  
激昂战胜了死亡

向北！向北！向北  
风雨拉着襁褓衣衫  
赤脚踏过泥丸  
向北！向北！向北  
队伍扯着雷火  
向八月的险恶宣战

## 一袋救命粮

我不忍心翻开草地这一页  
一翻开，我便泪水涟涟

此时，我的心在滴血  
强压住心头的悲伤  
让思绪走进草地  
走进那篇悲壮的史诗

一位母亲带着两个过膝高的儿子  
边走边问，摸到红军暂住的营地  
她是为感谢一名姓谢的战士而来  
手里拿着一袋白色的粮袋  
这是母子三人濒死而复生的明证

突来的亲人打破营地的沉寂  
无数双惊异而热诚的眼睛  
泪花闪闪  
连长明白了，老谢为什么“掉队”  
那是要走几天几夜的草地  
唯一的口粮啊  
那是与生命等值的救命粮啊  
老谢分给了饥饿中的母亲

当部队走出草地  
队伍里却少了老谢的身影  
野菜、草根未能挽留他的脚步  
他长眠在草地  
翩飞的蝴蝶  
是他不灭的灵魂

那位母亲听了，泪水夺眶而出  
口中喃喃念叨老谢的名字  
在两个儿子的记忆中刻下痕迹  
像海一样深情，像山一样庄重  
此时，我收住满泪的笔  
抬眼窗外——  
天高云淡  
雪山峥嵘

## 短笛新韵



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陪伴了老杨整整8年。他没有怨言，从不向组织提任何困难。小张说，有一次，老杨妻子来信提到孩子生病的事。老杨读信时坐立不安，却很快平复心情，只把牵挂压在心底。

后来，灯塔管理事务由海军移交地方，组织上本想把老杨调往城区工作，他却选择转业，想用余生弥补对家人的亏欠。

老杨走的那天，在灯塔转了一圈，摸了摸那盏透镜，只丢下一句“老伙计，对不住了”，双眸就湿润了……

我听完故事，恍惚中，感觉这灯塔成了老杨的化身。

我问小张：“你想老杨吗？”

“想，他是我的榜样。”

夜色渐深，我向小张告辞。远处，一盏盏渔家灯火在晚潮中摇曳生姿，咸涩的海风轻叩门窗，大海翻涌着孤独的潮汐，奏响低沉的韵律。远处，灯塔的光束不时划过黑魆魆的远海，以温暖的目光寻找船只，浪涛顿时化作碎银万顷，给小岛之夜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海面传来悠远的笛鸣，仿佛向守塔兵致敬。

回望百年灯塔，我忽然明白：守塔兵就是那束不灭的光。

我问小张，老杨何以这般义无反顾。小张没有直接回答，只说：“老杨有个习惯，每当看到一艘艘中外船舶驶过，看到军舰和渔船在海上安然航行，听着远方平安的笛鸣，他总要痴痴地观赏一下、倾听一会儿。”

一句话，似乎道尽所有缘由。

老杨家在内地，夫妻长期分居两地。他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家境并不宽裕。守塔的日子是清苦的，最难熬的是孤独。夜里电视信号微弱，常常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画面。除了轮值的战友，他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对象。经年累月，能聊的话题早已说尽。再美的风景，日日相看，也难免心生倦怠。

## 军旅点滴

## 墨脱晴雨

■王桢怡 马子豪

离开墨脱许久，那些在雅鲁藏布江畔的日子仍清晰如昨。一草一木、晨昏晴雨，都成了生命里珍贵的记忆。

那年盛夏，我们随部队赴墨脱开展野外驻训。驻训点位是一处闲置的破旧院落，土地面坑洼不平，连绵的雨将训练与生活都裹进泥泞。

一次雨夜边境线踏查，山路湿滑，一侧是陡峭岩壁，一侧是奔涌江水。行至一处塌方路段，新兵小李不慎脚下一滑，眼看就要摔倒，被身旁的邓班长一把拽住。小李毫发无伤，邓班长却撞在岩石上，腰背顿时青紫一片。揉了揉伤处，邓班长只说了声“没事”，便继续在前开路。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在山林中穿行，双腿如同灌铅。衣服被雨水和汗水浸透，雨衣已失去作用。终于抵达界碑，大家抹去碑上的泥水，整齐敬礼，使命感与自豪感瞬间驱散所有疲惫。

那次战术训练，突降暴雨。我们匍匐前进时，泥水浸透全身，手肘和膝盖被碎石磨得渗血，没有一人喊停。机枪手在雨中稳固架枪，观察员在树丛里精准报点，大家相互掩护，交替前进，硬是在恶劣天候下高标准完成全部课目。连长站在雨中高声说道：“墨脱环境有多险，我们的训练就要有多实。只有这样，本领才能过得硬！”

为保障蔬菜供给，邓班长主动带队开垦梯田，在山间种起蔬菜。墨脱的菜，要在晴与雨之间寻得微妙平衡：雨多则涝，雨少则枯。炊事员常在田间忙碌，把一方小小的菜地打理得井井有条。

墨脱雨季绵长，“一点红”等蚊虫肆虐。我们被叮咬后，奇痒难忍，红肿难消。幸得当地村民指点：用山间生长的一种草药鲜叶捣碎敷上，方能缓解不适。连长便组织骨干，跟着村民进山采摘草药。

村民耐心教我们辨认：“要找下部叶片宽大、边缘带波浪弧度、形似羊蹄的才是。”我们每采一株，先拿给村民确认，久而久之，也能一眼辨认出草药。我们将其捣碎敷到被叮咬处，红肿痒痒果然渐渐消退。

驻训期间，昔日荒芜的院落变成雅鲁藏布江畔整洁的营区。我们在墨脱种下汗水与拼搏，让青春在军旅路上拔节。

## 过桥米线

■杨仰优

母亲在家乡云南蒙自，经营着一家米线店。店面不大，约30平方米。我幼时常在店里玩耍，最爱吃母亲做的米线。

清晨，我爱蹲在灶台边，等一碗热米线。蒙自的过桥米线讲究慢火。母亲用老母鸡配筒骨，清炖6小时，汤必须熬得乳白，鸡油浮在面上，锁着热气。干浆米线泡得筋道，草芽切寸段，火腿片得薄透。我挑嘴，不爱放醋，只喜欢多两勺炸蒜油——母亲一直记在心上。

入伍离家那天，天还没亮，母亲便起了床。灶台的火燃得很旺，她为我煮了一碗米线，草芽放得格外足，炸蒜油也淋得香浓。我坐在小板凳上吃，心里有些堵，不敢抬头看她。

母亲轻声说：“到了部队好好干。”我点头，喉咙被汤堵住，说不出话。

边疆的日子，被训练和巡逻填满。凌晨站岗，武装越野，雪地执勤，高强度训练接踵而至。我和母亲视频通话时，她多半在店里忙，手上沾着米粉。她不说想念，只问训练苦不苦、吃得好不好。我说一切都好，她便放心地笑，说家里都挺好。

第一次休假回家，我没提前告知，想给她一个惊喜。凌晨到蒙自，直奔深巷，米线店的灯还亮着。母亲正坐在门口择草芽，看见我，眼里闪着晶莹的光。她不多说，起身奔向灶台，几分钟后，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端到我面前。还是那个味儿，一口下去，我的鼻尖有些发酸。

假期里，我帮母亲熬汤、煮米线、收拾店面。握惯钢枪的手，一开始拿汤勺很笨拙，她轻轻拍着我的背，说：“不用着急，慢慢来。”

归队前，母亲往我的行李箱里塞了真空米线和炸蒜油：“想家了就煮着吃，让战友们也尝尝。”送我到巷口，她站在树下，望着我走远……

后来，我拍了一张手握钢枪的照片寄回家，背面写了一句：“妈，我在边疆挺好。”

几天后，母亲发来一段视频——她坐在店里，面前摆着一碗米线，轻声说：“草芽正嫩，汤也熬好了，等你回来。”

那一刻，我在边关，心里暖得发烫。



苦练精兵（剪纸）

刘松柏

王洪生作